

生活故事

“新概念之父”赵长天

■崔鹤同 文

1995年,上海作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、党组副书记、副主席、秘书长,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副会长赵长天,临危主持《萌芽》杂志。

《萌芽》杂志创办于1956年,赵长天到《萌芽》担任主编时,这本文学杂志的发行量仅有1万多册。当时,为了摆脱生存危机,编委会决定改变编辑方针,选用更多适合中学生和高中生看的作品。

起初,赵长天约了较为年轻的作家苏童写稿,但对于苏童的作品,学生还是觉得有些“陌生”,于是《萌芽》改而寻求中学语文老师推荐学生作文,但语文老师推荐的学生文章,学生也根本不看。

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却不见成果之后,《萌芽》决定举办一个不一样的作文比赛——“新概念作文大赛”。一方面是挖掘稿源和文坛青年作家,另一方面也想借此吸引读者,让年轻人注意及阅读这份杂志,使得《萌芽》能够跳出市场困境。

作文比赛同时也试图突破学校作文教育的模式,鼓励学生发挥想像

力和抒发真情实感。

《萌芽》把“新概念作文大赛”的主旨定为“新思维”“新表达”和“真体验”,正是为了区别于传统的较为呆板的学校作文教育。

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,新概念作文大赛与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复旦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等中国著名大学联手。大赛的第一和第二届承诺得奖者可以免试进入大学,这也是“新概念”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。

参赛者锁定30岁以下的学生和青年人,赛制分为初赛和复赛。初赛由作者提交作品,再由评委评审选拔至复赛;复赛的目的是为了“验明正身”,得到复赛资格的作者赴上海参加统一的现场比赛。

当时韩寒参加了两届新概念,第一届一等奖,第二届是二等奖。

富有戏剧性的是,韩寒第一届初赛时来了,复赛的时候却没有来。当时大家就想,“初赛文章不是韩寒写的,文笔太老练了,他不敢来了。”而那天下午三点钟就开颁奖大会,上午10点左右,评委把一等奖获奖者的名单都定好了,没有韩寒。

当时有两个评委,一个是叶兆

言,一个是陈思和。他们说,韩寒文章真是很不错,如果真是他写的,那没得奖太可惜了,要不你们打个电话再确认一下?于是赵长天就问评委们同意不同意,因为这是首开先例,同意就打电话。评委一致同意。

打了电话才知道,家住郊区的韩寒果然是没有收到复赛通知。电话后韩寒在父亲的陪同下赶到宾馆。本来复赛的题目是一个行为艺术,咬了一口的苹果。但是这个题目做过了不能再做了,一个编辑灵机一动,把一团纸放在杯子里,让韩寒就写这个情景。

韩寒确实有灵气,等评委们吃完饭回来,他的文章已经写好了,叫《杯中窥人》,此文斩获一等奖,也使他一鸣惊人,从此步入文坛。

《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》这套书,当时在中学生中几乎人手一册。赵长天在前言中这样写道:“我们还将把‘新概念作文大赛’继续下去,出自年轻人之手的、充满青春活力和个性的佳作一定会源源不断产生,真是令人兴奋啊!”

“新概念作文大赛”,迄今已经举行15届。年轻人因为这样的平台,才华被发现、被认可,从这里走出了众多怀有文学梦想的青年,其中如韩寒、郭敬明、张悦然等已经成长为青年作家的领军人物。作为“新概念之父”,赵长天功不可没。



鲜花港郁金香盛开

■叶枫

诗抒胸臆

春之歌(四首)

■史玉新

樱花

红梅谢幕你登台,
灿若云锦铺天开。
含笑离枝化泪雨,
洒向人间一片爱。

桃花

日暖风和展芳安,
千树万树争艳丽。
含情脉脉笑属甜,
谱就醉人抒情诗。

海棠

枝叶茂密花玲珑,
犹如繁星耀碧空。
不与桃李争娇媚,
乐在宅边舞春风。

不负春光

东风拂面草木张,
万树枝头火焰旺。
一派生机催征人,
不负春光铸辉煌。

时令小语

杂色春天

■章玉华 文

今年的春天像雾像雨又像风,雾霾不散,雨丝风片,阳光也似乎意兴阑珊。双休日乘车途经杨浦大桥,目眺西边,以往清晰可见的上海地标建筑——东方明珠、金茂大厦竟然雾失楼台,云迷津渡,望断浦江两岸无处寻美景。

世界仿佛被一层磨砂玻璃隔开,桥下绿地樱花依然盛放,虽然还是粉雕玉琢,轻舞飞扬,但失去了往日的娇柔,没有阳光的穿透,那些粉色花瓣光淡色暗,好像一棵棵活着的植物标本,无助地望着这个陌生的世界。风和日丽、风烟俱净是所有风景的底色,而我们居住的城市正与之越来越远,渐渐褪去自然之纯,自然之真,即便在这万物复苏的春天。蒙尘的花朵,黯淡的绿叶,在雾气笼罩的环境下艰难顽强地生长。今年的春天杂色已然,明年我们的大自然会抹上一层怎样的色彩?

不觉中,想起了曾经阅读过的

《寂静的春天》一书,这本由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·卡森创作,出版于半个世纪之前的书,抨击了农药特别是杀虫剂对环境造成的严重影响。尽管这本书对遏制滴滴涕的使用产生了重要作用,但并没有消除人类控制自然的野心,正如书中所言:“最可怕的化学武器武装起来了,这些武器在被用来对付昆虫之余,已转过来威胁着我们的整个大地了,这真是我们巨大的不幸。”在追求经济利益的驱动下,城市、乡野一次次地上演着死猪抛江、废水偷倒、鸡翅变异的恶劣行径,严惩打击后又常常会故态复萌,我们脆弱的神经每天在纠结于今天该吃什么,该喝什么?在自我安慰和自嘲之中,除了继续胆战心惊地吞咽可疑食物,似乎已别无选择。绿色生活是我们每个人最基本的追求,可持续发展不能停留于口号,建设美丽中国的重任是我们每个人的应尽之责。当经济发展影响到自然生态时,必须为后者让道,转弯前行,与孕育生命的天地同呼吸共命运,惟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迎来一个绿色的春天。

意犹未尽

大水边上

■魏鸣放 文

那些年头,总是在黄昏的时候上船。手提大袋小袋,被人送上码头。独自上船,回首望去,看人群中她们母女风中的乱发,看她们母女越摇越细的手。天地玄黄,山不高水长,听肠断汽笛,响彻天地。看送客渐散,看铁梯移去。大船将行未行之际,一等就是万年。前面是褐绿的山岛,身后仍然是褐色的山岛。

由黄昏缓缓驶向黑夜。船在水面,也在垂直方向的大水边上。褐色的山岛,渐渐地远去,那些天“故乡”的人事,及其相关回忆和感伤,也渐渐远去。“年年春草绿,王孙归不归。”那些年头,在工厂的高温车间。那些年头,还没有歌曲“小芳”。一年或两

旅游日记

我在香港享受了长者待遇

■卞林夫 文

2013年2月26日至3月4日,我有幸参加了中信国旅铁路港澳七日游,亲身体验了香港的“敬老卡”。

2月28日自由活动那天,我们跟随领队张老师来到马鞍山地铁站购买八达通卡。八达通类似上海的公交一卡通,公交地铁通用,是香港游客最为便捷的出行交通卡。香港的地铁公交远比上海贵,一次十几元到几十元不等。张老师在这条线已经跑了2年,经他指点,我们选择了不限时间的八达通卡,没有选择55元的一日通。

八达卡通成人150元,含押金50元,退卡时除去花费全数退还,但不到一星期押金扣7.5元(均为港币)。香港年满65岁可享受长者待遇,长者卡70元,含押金50元,每乘坐一次仅扣2元(儿童和学生是半价)。

也是我有福气,2月刚刚到此年龄,理所当然购了长者卡。我总共持

卡4天,退卡时退得50元,实际花费20元。打听别人,一般都花费70-80元。

有人或许要问:购买长者卡一定要持身份证吗?非也,任何人都可以购买,但不到年龄绝不会使用,这就是香港社会的诚信。当然,我还是带了身份证的。

听导游说,若在香港买到假货,那么就要恭喜你中了大奖,获赠不是十倍几十倍而上百倍!前不久发生旅客住不上酒店夜宿大巴事件,这个旅行社已经被取消接待资格。

诚信是做人的底线,也是治国的根本。



这是香港的老人卡

岁月悠悠

顾陇务农

■程荣棠 文

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,物资奇缺,特别是粮食供应更为紧张,当时,城镇一般成年居民仅供应26.5斤。照说,这些粮食在现在是很宽裕的,可那时因油类、肉类、蛋类及所有副食品都凭票供应,量又少,有的家里孩子多,粮食就紧张,孩子们正在长身体,吃得多,供应的少。

记得我家在做饭时,粮食都是用称称过才下锅的,恐怕吃“滑边”。在这种情况下,有条件的单位就发展生产自救。我们厂就抽出十几位同志,到苏南高淳县顾陇公社种山芋,借以改善职工的生活。

1962年的五一节过后没几天我们就来到了顾陇。当时,我们先是住在一所小学的教室里,第二天就到荒地附近,在张科长(海清)的带领下,开始建造自己的住屋了,我们用木板

组成长方形,往里面填满泥土,用锤子夯实,这样接长垒高,“干打垒”式的屋墙就砌好了,然后按装上厂里带来的旧门窗,再用茅竹搭起屋架、盖上稻草,一连四、五间的茅草屋,用了十来天的功夫就盖好了。看着自己亲手盖起的茅屋,像摸像样的,打心里高兴,安上双人床,砌好灶头,我们自己烧饭、自己买菜、自己到水库边挑水。

五月底,我们开始忙碌了起来,首先在托人代耕过的土地上挑起一道道领子,然后在领子上每隔二、三十公分掘一个小洞,在洞内放一根山芋苗,抓一把化肥,再舀一勺水培上土就算完工,等山芋长出了藤,隔个把月翻一次藤,以后便等待收获了。十月初山芋就先后上市了,当卡车把山芋运到厂里,同志们吃着我们种的山芋,都说:这山芋好吃,很粉,能填饱肚子当饭吃,可省点粮食。那个时代的人们艰苦生活过惯了,没有什么过多的要求,只想安安稳稳地生活过日子。我们职工的生活确实是够艰苦的,什么东西都得凭卡、凭票供应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,人们也没

有怨天尤人,照样对生活充满着美好的希望。

应该说,当时的顾陇还算是好地方,公社每月供应给我们每人半斤猪肉,街上也能买到油条、鲜鱼什么的,有时我们也去打打牙祭。现在回忆起来,那段无忧无虑的日子,倒是蛮有意思的。

在顾陇的这半年多的时间里,我还到上海探过一次亲,回来时经常州到南京玩了一次,回去时经杭州、湖州玩了一次,这是我的第一次旅游,也是最愉快的记忆最深的一次旅游。记得当时住的是浴室里临时搭起来的地铺,脚磨出泡肿了还不停地问,啥也不在乎,真不知哪来的劲头。

这段务农的经历,我终生难忘。与老友李景荣谈起此事时,都津津乐道。前几年,在厂里洗澡时,还常见到张海清科长,也常谈起在顾陇的那段务农生活,现在厂也垮啦,澡也没处洗啦等。

张科长现在快九十了吧?也不知你在哪里?和我在一起生活过的朋友们,现在可安好?